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北回归线

Bei Hui Gui Xian



亨利·米勒（美）◎著

符靖◎译

远方出版社

00148557

世界争议文学

北回归线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争议文学/修平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ISBN 7-80723-132-7

I. 世… II. 修…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614 号

世界争议文学 (北回归线)

主 编: 修 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800 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32-7/I·37

定 价: 1168.00 元(全 40 册)

1

现在我住在找不到一点儿灰尘的波勒兹别墅，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这里再没有别人，除了我们，我们死了。

鲍里斯昨晚发现身上长了虱子，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他还全身发痒。住在如此气派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有一点儿关系。若不是靠那些虱子，我和鲍里斯也许不会永远这样了解。

鲍里斯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刚刚总结了她的看法。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灾难、更多的绝望。不论哪里都没有一丝儿即将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没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正在自杀，或者已经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前仆后继，步调一致地朝着死亡的牢狱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这是我到巴黎后的第二年秋天。我是由于某种至今也无法搞清的原因被人送到这儿来的。

我没什么钱，没有希望，没有人帮助，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乐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自认为是个艺术家。现在我可再不这么认为了。谢天谢地，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关，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了。

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不算是书，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辱、诽谤、中伤。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时间、命运、性爱、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踢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

如果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点儿乐理知识和一对肺叶。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均没有关系，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我正在歌唱的歌。

塔尼亚,我是唱给你的。我倒是渴望能唱得更好一些,更加动听一些,不过如果真那样,你也许永远不会愿意听我唱了。你曾听过别人唱,他们都引不起你的兴趣来,他们不是唱得还不够好就是太好了。

今天是十月二十几,我已不再关心究竟是哪天了。我身边的世界在分崩离析,同时在这儿或那儿留下一块块的时间。你会说那是我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做的一场梦吗?有几次间隔,不过都是在两场梦之间的,现在我完全不记得这几次间隔中的事情了。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一口地吞没自己……我想,当无际的寂静笼罩了万物,笼罩每个角落时,音乐最终会胜利的。当万物又回到没有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沌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沌而写的。塔尼亚,你,就是我的混沌。这就是我歌唱的原因。快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脱去时间之皮。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折腾,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现实。

我在打瞌睡。爱情生理学。蝙蝠——有一条无拘无束的阴茎,休眠中鲸鱼的阴茎有六英尺长。有些动物的阴茎里还有一根骨头,古尔孟说:“幸亏人身上的骨质结构已经没有了。”幸亏?是的,幸亏。想想人类带着一根有骨头的阴茎晃来晃去成什么样子?袋鼠有两根阴茎,一根平常用,另一根只在节假日享用。继续打着瞌睡,一个女人写信问我关于自己的书想好书名没有。书名?当然想好了:《可爱的女同性恋者》。

你的充满奇闻趣事的生活!这是博罗夫斯基的话。我每周三同博罗夫斯基一起吃午饭,他的太太是主人。她是一头已没有奶的奶牛,她正在学英语,最喜欢用的词是“淫秽”。你立刻就会明白博罗夫斯基是多么难对付了。

博罗夫斯基身穿一套灯芯绒西装,会拉手风琴。这副打扮真是妙极了,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他是一个十分不错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是波兰人,不过他当然不是。他父亲是一个集邮家。这位博罗夫斯基是个犹太人,其实几乎整个蒙帕纳斯都住着犹太人,或准犹太人,准犹太人则更糟糕了。其中包括卡尔和葆拉、塔尼亚和西尔维斯

特、克朗斯塔特和鲍里斯、莫尔多夫和露西尔,除了菲尔莫全是。亨利·乔丹·奥诗瓦尔德竟然也是犹太人。路易斯·尼科尔斯是犹太人,范诺登和德里也是犹太人。弗朗西丝·克莱克是个犹太人,或者犹太女人。甚至泰特斯也是一个犹太人。如此看来犹太人简直多得不得了,这本书正是为我的朋友卡尔写的,他父亲是犹太人。清楚这一点格外重要。

这帮人中最可爱的犹太人是塔尼亚,为了她我也愿意成为犹太人。为什么不呢?我长得像犹太人一样丑,而且已经在像犹太人一样讲话了,再说,还有谁比一个犹太人更恨犹太人呢?

铁轨在若雷色落进运河里了,两边涂了漆的长长的履带车像公园里的滑行铁道一样卧着。昏昏暗暗的时刻。靛青色,水平如镜,树木在发光、在融化。这里不是巴黎,不是康尼岛游乐场,这是欧洲和中美洲所有城市中还没有开化的大杂烩。楼下面的调车场里,铁轨犹如蜘蛛网一样黑糊糊的,这不是由工程师定做的,不过设计上有很大的变化,像极地上荒凉的冰缝,照相机却能拍出深浅不同的黑色。

在这座漂亮的波勒兹别墅里几乎看不到食物,但食物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这毫无疑问是很可怕的。我曾几次三番哀求鲍里斯买些面包当早饭,可他总是忘记。看来他是出去吃早饭的,回来时满足剔着牙缝,鸡蛋渣沾在山羊胡子上,他去饭馆里吃饭完全是为了关心我,他说让我在一边看着他大吃大喝太难受。

我喜欢范诺登,他是一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人,不过我不同意他对自己的观点。例如,我不同意他自以为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这种看法。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尽管他的鼎鼎大名在五百支红灯的照射下夺目发光。目前,周围我所尊敬的作家只有鲍里斯和卡尔。他们疯了,不能分辨音调了,他们是受难者。他们着了魔,心灵深处燃烧着炽热的火焰。

莫尔多夫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受罪,他倒没有发疯。莫尔多夫语无伦次,他没有心脏、肾和血管。他是一个便于携带有无数个抽屉的箱子。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棕色墨水、白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朱红、淡紫、橘黄、杏黄、赭、天蓝、乌黑、日冕色、铜绿

色、安如葡萄酒色、青鱼色、奶酪色等等。

我把打字机搬进隔壁一间屋里，是为了写作时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

塔尼亚和艾琳都盼望收到厚厚的信。还有一位塔尼亚，塔尼亚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把花粉传播到各处，或许也可以说，这有点儿像托尔斯泰和掘出胎儿的马棚一幕。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场、小便的声音、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买来的颜色鲜艳的领带、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昏昏暗暗的浴室、让人伤感的慢节奏鸣曲、扩音机、聚会上的一些趣闻轶事。她的乳房是焦黄色的，系着沉沉的吊袜带，喜欢吃肚里填了栗子的金黄色的松鸡，她的手指像塔夫绸般光滑，蒸汽似的暗淡光线变成了冬青，她总问别人“几点了”，她有脚端肥大症、癌症和谵妄症等病，她的面纱热呼呼的，铺着血红色的地毯，打赌用的筹码，两条大腿软软的。塔尼亚这样说以便叫所有的人都听见，“我爱他！”鲍里斯喝威士忌喝得全身发热时塔尼亚便会说，“坐在这儿！啊，鲍里斯……我该怎么办？俄国……我都快叫它撑破了。”

夜里，鲍里斯的山羊胡子垂在枕头上让我歇斯底里。啊，塔尼亚，你那热呼呼的阴部此刻在哪儿？那副又大又肥的吊袜带、那两条粗壮而又温柔的大腿又在哪儿？我两腿间有一根六英寸长的骨头。塔尼亚，我要抚平你那充满精液的阴部上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子宫翻个个儿，肚子疼，再把你送到西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他懂得怎样慢慢生火，我却能叫女人如何充满欲望。塔尼亚，我叫你的卵巢发热，我把灼热的精液射进你的身体，你的西尔维斯特这会儿有点吃醋了吧？他觉得不大愉快了吧！他感觉到我的庞大的阴茎留下的痕迹了。我把你阴部撑大了，我把皱纹都熨平了。跟我干过以后，你可以把癞蛤蟆、蝙蝠和蜥蜴塞进你的肛门。你完全可以同公马、公牛、公羊、公鸭子和一只瑞士圣伯尔拿僧院驯养的雪山救人犬干。只要愿意，你可以奏出一串和音急速弹奏，或者在肚脐眼拴上一只齐特拉琴。塔尼亚，我在操你，你就得这样叫我操下去。若是你不喜欢叫我当着众人的

面操，我就暗暗地操。

这是一种超然的、全然欧洲式的寂静，百叶窗放下了，店铺门上了，这里或那里偶尔可见一盏红灯，表明有人在约会。蓝蓝的天空上鹅毛般的云丝被吹散了，干枯的树木无限延伸，黑森森的树枝像一个有梦游症的人那样打着各种不同手势。这些阴沉的、鬼怪般的树木的枝干苍白得像雪茄烟灰。树木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一片洁净。从奥坦格利经过时，我想起另一个巴黎，那便是高更、毛姆的巴黎，乔治·摩尔的巴黎。我还想起那个可怕的西班牙人，他那时从一种作风跳跃到另一种作风，以杂技演员的步子，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起施本格勒以及他那些恐怖的宣言，并且不由得惊诧——风格，广义上的风格，是否全部玩完了？我说我脑子里全是这些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实话。后来，当我走到塞纳河对岸、当我把灿烂的灯光甩到身后时我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眼下我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被河水映出的奇迹弄得很伤感，因为河水映出了一个完全被遗忘的世界。沿河两岸，树木弯着身子，在这面没有光泽的镜子上投下美丽的影子。起风时这些树便发出一阵沙沙声，河水翻腾着流过时它们也会流下几滴眼泪。我找不到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这条河使我默默无言。

艾琳的毛病在于她没有阴户，只有一个手提包。她总想把厚厚的信塞进包里，信上全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她叫劳娜，所以也有阴户了，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下面的毛。劳娜——头在风中乱闹乱嗅，以此取乐的发疯驴。在每一座山坡上她都要扮演妓女的角色，有时还在卫生间和电话亭里。她为金·卡罗尔买了一只铭刻上他的姓名首字母的刮胡子时用的杯子和一张床。她躺在托特纳木广场大道上，掀起衣裙用手玩弄自己那个地方，还有蜡烛，用罗马蜡烛和门把手弄。男人的玩艺儿一进入她身体便会蜷起来，全国找不到一个男人的那玩艺儿大到能令她满意的程度……一个也没有。她需要胀大的阴茎、自动爆炸的纸火箭和滚烫的蜡油、木焦油。你若是任她来，她会夹断你的命根，叫它永远待在她身体里。劳娜如此棒阴户在一百

万女人中才有一个！这是试验室里的阴户，没有一种石蕊试纸能显出它的颜色。劳娜从未替卡罗尔买过床，她用—个威士忌酒瓶砸他的脑袋。她是一个骗子，她满嘴脏话和诺言。可怜的卡罗尔，他的阴茎只能在她体内蜷起来然后死掉，像一只死泥鳅—样，只要她吸—口气他那玩艺儿就会掉出来。

—只没有带子的手提包。—个没有插钥匙的锁孔，大量的、厚厚的、闻所未闻的信件。她有—张德国人的嘴、—个俄国人的屁股、—对法国人的耳朵，而阴户却是世界通用的。当国旗挥动时，它便—直红到喉咙处。你把你的小羊尾放进粪车里，自然是两个轮子的红色粪车。你从于勒——费里林荫道进去，从维莱特门出来。在乌尔克和马恩河交汇处，水顺着河堤流去，在桥下静静地流淌，仿佛—面镜子。河道里满是玻璃碎片，劳娜如今躺在那儿。含羞草在哭泣，窗户上有一个湿湿的、雾状的屁。都是阴户和—截直肠，你可以坐在里面看中世纪史。劳娜是—百万女人中的佼佼者。

莫尔多夫像某人—幅漫画，不论你怎么看他都是那副尊容，甲状腺似的眼睛，米什林式的嘴唇，声音像豌豆汤。他在背心里掖了—个小梨，随身带着有个坠子的象牙柄的鼻烟盒，还有棋子、扇子、教堂地图。他现在已变得毫无形状了，成了失去维生素的酵母，没有橡皮底座的花瓶，因为他发酵的时间太长了。

他家族中的女人们在九世纪曾更换老祖宗两次，文艺复兴期时，又换了—次。他在—次次战乱中、在众多的白肚皮和黄肚皮—下留存下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很久，—个鞑靼人便朝他的血液里啐过唾沫。

他的为难也就是—个侏儒的茫然。他的声音使他陶醉，因为它尖细得就像—个针头。他听到的一—声大吼对于别人只是尖细的叫唤。透过松球状的眼睛，他看到自己的侧面轮廓投影在—幅无法计量的幕布上。

他的头脑是—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人身担多职。莫尔多夫，多才多艺而且不出错，—个个依次扮演着他的角色——小丑、杂技演员、牧师、耍把戏的、登徒子、江湖骗子。他在圆形剧场里安放了炸药。

因为这个剧场太小了，观众都吃了迷幻药，于是他便把它炸毁了。

我像企图接近上帝一样徒劳地企图接近莫尔多夫。因为莫尔多夫就是上帝——他本来就是上帝。我只是记载下来。现在我放弃以前对他的一些看法，而另一些看法正在修正中。我把他抓住了，结果发现手中不是蟑螂而是一只蜻蜓。他的粗俗侵略了我，然而他的脆弱又强烈地吸引着我。他滔滔不绝直到把自个儿憋得透不过气来，随后又沉默无语像约旦河一样。

每当我看着他小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眼睛里流着泪，伸出一对小爪子，我便觉得自己在面对喷泉上跳跃的鸡蛋，不，这句话不能这么说。

他只有一根普通的手杖。他的衣袋里装了一张张治疗悲观狂的处方。他的病现在全好了，那个替他洗脚的德国小姑娘因而伤心欲死。这正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背着他的古吉拉特语字典到处走。“对人人都不可避免”，这话无疑就是指“绝对必须的”。博罗夫斯基会觉得这话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他一星期里每天都要换一根手杖。他还有一根复活节专用的手杖。

我们相互间有太多共同点，看别人就像在一面裂了缝的镜子里看自己。

我一直在翻阅我每一页上都是潦草涂改过痕迹的手稿。我有点担忧，全是文学！他太像莫尔多夫，惟一不同的是，我不是犹太人，而异教徒受苦受难的方式是不同的。西尔维斯特说，他们虽有痛苦，但却没有神经病，而一个从没得过神经病的人是不懂得痛苦的。

于是我准确地回忆起我痛苦时是多么快活，那正像带着一头小熊仔上床睡觉，有时它会用爪子抓你，那时你才真正害怕。你可以放掉它，或者把它的头砍掉，但平时你不会怕。

有些人无法抵抗钻进野兽笼子里同野兽厮混在一起的欲望。正是恐惧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他们连手枪、鞭子都不带便进去了，对于一个犹太人，全世界便是一个笼子，供野兽横行，笼门锁上了，他在笼子里，没有鞭子、手枪，但他勇气十足，甚至嗅不到笼子角落里的兽粪味。围观者在拍手，可他听不见，他认为笼子里面在上演这场戏的，他认为

这个笼子便是整个世界。门锁上了，他发现狮子不懂他的话，他只能独自一人无助地站在那儿，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它们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它们吼道：而他脑子全乱了，却站在那儿吓呆了，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的秋千。他的世界被狮子举起的爪子扇得粉碎。

狮子们大失所望。它们期盼的是骨头，是血，是软骨，是筋，它们大嚼特嚼，然而词汇是无法消化无味的树胶，为了助于消化，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或者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了一种代数语言。他们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在亚利桑那沙漠中，这些人像茄子一样光滑。当时墨西哥湾流同日本湾流分道扬镳了，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倾斜后不久的事情。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壳底下。他们森林围住了他们，吃伙伴的内脏，围住了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便消失了。人们有时在这里或那里仍能够找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头盖骨，它被各种塑像所覆盖。

莫尔多夫，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口中的话是乱七八糟的。莫尔多夫，说吧，我正等着你说呢。谁也感觉不到透过我们汗水浇下的大量的水，当咱俩握手时。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你的唾液在你腮帮子里面流淌。我到那儿去捡你的手杖，我一跃跳过了半个亚洲，尽管这是一枝普普通通的手杖。我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只要在你身体一侧戳一个洞，我们站上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你这个筛子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杠、是一条，但是杠还远远不够，永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窗帘挂上，当我不在家时，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泡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突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绝非人世、稀奇古怪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大草原上。有些曲子余音绕梁、缕缕不绝，有

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现在一切又都归于寂静，那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将息的高音铎，像一个火苗一样一会儿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与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不再改动一行写过的东西。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没有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在同一环境中，于是，我们有了两类完美。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艺术被个人战胜。

现在使我极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标明方向，只有杀人狂似乎在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我们手中失败的炸药无法满足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暴力。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迅速消失的只有激情，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时间之内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的更多。

我的思绪被电话铃声打断了这件事情，我永远无法把它想清楚。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起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就要结束了。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人就像虱子一样，他们厚颜无耻地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把这虱子的骚扰永远摆脱掉。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说不出的痛苦。无聊、厄运、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无所事事。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我大声呼叫更大、更多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

我因为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所以连这些支离破

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去躺下来，我躺着，考虑着以后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让我讨厌的床上整夜不停地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让我恶心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坏事的那便是当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在怕将来的某一天破产的恐惧中过日子——或许是三月十八日，准确日子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吃面包不涂黄油，喝咖啡不要牛奶或糖，吃肉不要汤，要不就索性连肉都不吃了。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无聊透顶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藏在钱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我原本是不在乎这一切的，如果不是他总是把咖啡渣子倒进我的贝雷帽，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塞住的下水道了。我告诉你，总有一股臭味从这个小杂种身上散发出来，除非是刚刚洒过科伦香水。他的眼睛脏、耳朵脏，屁股也脏。他是一个大关节、有虱子、有哮喘病、卑微而又完全病态的家伙。哪怕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的！这个家伙把两千法郎藏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不仅是妖怪、守财奴，而且简直是一个白痴。

有关这个妖怪的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偷听楼下的响动，来人雷恩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谈论要把房子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麻烦会立刻不断。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深沉、刺耳，犹如一件又钝又重的武器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来好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像个开当铺的一样搓着双手。他们正在谈雷恩先生写的一匹跛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当然是，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了。他写得很好……好极了。”

我想引雷恩先生讲话，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讲讲那匹跛马我

也不会烦。可雷恩先生沉默着，每一回他试图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谁都听不懂了。他往往要花上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泉水般涌上来。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个作家。

话题在变换，因为雷恩先生沉默寡言，所以很难知道他在想什么。而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一切好得出奇。“他边想边干”——特别可爱，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也实在非常痛苦，特别是，这位思想家只不过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叫我去买白酒，给了我钱。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沿着那条街走过来时酒劲儿便发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我早拟好了一篇慷慨陈词的演说，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汹涌澎湃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了，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说。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粗野的撒尿声，在四处乱溅，一切都在发狂，我要雷恩太太听着……

雷恩太太还在讨厌地飞溅着唾沫星子，鲍里斯又在搓手，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而我的血也在血管中万马奔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艺儿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讲给他们听我能够想起的所有事情，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录深处，而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开口全说出来了。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到巴黎时捱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所感受到的快活心境。现在我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当时我什么都没有，面对的只有茫然，我就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又突然全部想起来了——不能使用的卫生间，辉煌影院，那位赞成擦皮鞋的王子、我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觉、那个窗子上的铁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让人恶心的蟑螂、偶尔的一顿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沉沉暮色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在大街上瞎走时常常饿着肚子，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例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一点

儿印象都没有了，可我去，还想办法进去了，我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个扣子也没有扣便从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人和管家身边直接闯进屋子里去了。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无比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只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有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还能感觉到她的手沉重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色迷迷的态度叫我有点害怕。还有更舒服的在圣拉扎尔车站往下灌浓炖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子。五点到七点间最好的消遣就是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着一个美丽的酥胸或一条大腿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轮番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计划，没有钱，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那真是宝贵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拖着疲惫的步子每天早上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千篇一律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还时常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腆着脸公开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挺住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利花园，边望着那毫无知觉的塑像边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走走，为它的美姿发狂——水中破碎的倒影，两岸的树木，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雨里，睡在报纸上，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腐烂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贫民区堆满了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了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在小巷里，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充满草莓的气味，菜都种在老教堂周围、闪烁着蓝色的弧光。还有那个既宁静又空旷的圣绪尔比斯广场，每天的午夜时分都有一个拿着一把破雨伞，戴着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手指又细又瘦，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舒服地睡一觉，一面还要撵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硕

大的钟楼,以及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乱哄哄的祈祷声,鸽子在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喷泉中水花四溅,而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了单调的隆隆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想着杰曼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格外脏的小街。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对我和杰曼产生了影响,我们对钟楼里的整个巴黎和柏油本身也产生了效力。

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街散步。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也不意味着什么。我话说多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广场、教堂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味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那把藤椅坐着还不舒服。我整天坐着坐腻了,红色的壁纸叫人厌倦,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烦。这间箱子和卧室总是打开的,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着。我的手杖和套鞋都在红卧室里,还有没有动过的笔记本和扔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的代表是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跳蚤市场、多姆大饭店、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无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巴黎的一九二八年,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动身乘船去美国前的那一夜。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在那个难得的夜晚。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了!我也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女人说的——早晨就走!我就是这样对那个长着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的。我站在卫生间里的小便器前,下面很厉害地勃起,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枪弹。正在这时有两个女人进来了——两个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阴茎,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了。我看到其中一个女人在等她朋友从厕所里出来时,我正在走廊里系裤扣,还在奏乐,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来,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可我现在在这女人的怀抱中,她搂着我,我便会发生什么

事,不在乎谁会来。慢慢地我俩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她听话地手扶着墙弯腰俯在那儿。我试着把那东西往里插,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都不行。她自始至终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一样握着我的阴茎。可是没用,我们太兴奋、太着急了。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里。我在厕所里把精液全射在她漂亮的衣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东倒西歪地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不满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大家都同意了。可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衣物上、脸盆里、套鞋和手杖上,那个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我们回到同一个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时,已是几个月后,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我们注意到自行车都放到那儿。楼上的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一位叫亚历克的活泼小伙子整天放留声机,还反复扯着嗓门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把事情提前叙述了。莫娜始终不在,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靠在两条栅栏之间站着等,可是没见莫娜,我又看了一遍电报也没发现什么蹊跷。于是我又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了一顿。之后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臃肿、苍白的面孔和一对急切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天鹅绒衣裳,在柔软的天鹅绒下总有她因为温暖的乳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和海洋中起身,充满柔情地拥抱我——一千只眼睛,手指、腿、鼻子、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在瞅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记了身旁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这是性变态、歇斯底里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根本没听进去,因为我爱她,她很美,现在我很幸福,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寻找尤金。我带她走过那座铁路桥,我常常在这儿看着火车驶出去,这时我在想她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难受了。过桥时一切都是迷人的、软绵绵的,铁轨嘎嘎作响、信号机在我们血液中闪烁,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我觉察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了,于是我站住用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身旁的